

反法西斯

B
6.66-9



反法西斯

艾青著



3 0537 9318 2

讀書出版社

目 次

I 中國人民的歌

反侵略
懺悔吧，周作人
通緝令
人皮
毛澤東
給姊妹們
悼詞
向世界宣佈吧
起來，保衛邊區！
中國人民的歌

II 希特勒主義

三國公約
希特勒
希特勒（又一首）
賴伐爾
歐羅巴
哀巴黎
賭博
土倫的反抗

57846

III 敬禮啊——蘇維埃聯邦

新的伊甸集

- 1 新的伊甸
- 2 人造雨
- 3 圓碟傘
- 4 烏茲別克的葡萄園
- 5 豐收
- 6 採棉女
- 7 療養院
- 8 新的經典
- 9 杜塔拉

I

中國人民的歌

反 侵 略

——給日本的士兵大眾

爲什麼
你們從東京
從大阪
從名古屋
背了槍
裝滿了子彈
到中國來？

爲什麼
你們在上海
在南京
在北平
拔出刺刀
戮殺了
無罪的中國人民？

當你們
用密集的槍火
掃射

哀叫着的
顫抖着的



奔逃着的中國人民

你們
能否想一想
他們和你們
有什麼仇恨？

是的
大和民族和中華民族
是沒有仇恨的！

大家生活在
隔着一個大海的兩塊土地上
會有什麼仇恨呢？

你們耕種你們的土地
他們也耕種他們的
會有什麼仇恨呢？

兄弟們
是誰
把你們驅趕出
你們的家園
逼你們
背上了槍
——把生命投進戰爭的火坑？

兄弟們
是誰
把你們驅進了
龐大的輪船
載到
陌生的地方
奔走在烽火追蹤的平原？

是誰
要你們
到中國
焚燒平民的住宅
強姦平民的妻女？

兄弟們啊
不要再在愚蠢裏犯罪了！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在
拋棄你們的生命
換得
他們的官位
財富
徽章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平時
用鞭子命令你們
爲他們去勞動，流汗
還嫌不夠
現在
又用指揮刀
把你趕到中國
爲他們去搶劫

兄弟們
你們
在中國
在前線
與英勇的中國士兵
肉搏的時刻
你們可會想到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在東京
 在大阪
 在名古屋
呷着酒
樓抱着美妃
張開大嘴

淫蕩地笑着？

兄弟們
你們
受傷了
躺在死了的伙伴的旁邊
在飢寒裏
等待着死亡的時候
你們可曾看到
你們的父母
你們的妻子和兒女
在東京
在大阪
在名古屋
流淚着
嘆息着
絞痛了心腸
在期待你們的歸去？

兄弟們
勇敢些啊
掉轉槍口
「反對到中國！
打回東京！」

兄弟們

爲了兩個民族的

和平

自由

幸福

用我們堅強的行列

絞殺

日本軍閥

法西斯魔鬼

兄弟們

學習中國士兵

站起來

不要再做屈膝的奴隸吧！

一九三八年五月。

懺悔吧，周作人！

周作人

在祖國艱苦地戰鬥着的時候
叛變了

(一)

周作人

那震響在中國的疆土上的
摧毀生命的炮聲
你聽不見麼？

周作人

那狼藉在無光的街巷裏的
被殺戮的屍體
你看不見麼？

周作人

那些學校，那些圖書館，那些博物院
被無止地轟炸着你不知道麼？

周作人

你能忘掉自己
是這流血的種族的子孫麼？

周作人

你記不起自己
是生長在這被踐踏着的土地上的麼？

周作人
你能容忍
狞笑的惡魔
在你兄弟的墳墓上跳舞麼？

周作人
你故鄉的父老們
都流亡在遙遠的天邊
在飢餓與疾病裏懷念着
他們的失去了的土地……

(二)

周作人
每一個中國人民
在他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民的時候
都英勇地
用生命守衛自己的祖國了

周作人
殘暴的敵人是會消滅的
而受難的祖國是會勝利的

通 緝 令

——街頭詩試作——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要他們跪在中國人民的面前：

審問他們——
中國人民有什麼對他們不起？
審問他們——
爲什麼他們要出賣我們？
審問他們——
從什麼時候起他們把良心交給敵人？
審問他們——
究竟爲什麼他們會變得這樣無恥，借刀殺人？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每個中國人都可以向他們的臉吐上口唾……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要他們交還從我們身上刮去的全部財產：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用子彈瞄準他們的腦壳——斷絕他們的卑污思想：

12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向他們身上集中射擊，
以洩全中國人民的仇恨！

寫於偽政府成立後一週。

人 皮

在小囊莊的幾棵樹上，掛着七八張人皮，×××軍
開到後發現的，士兵覺得太慘，將它收拾起來了，只剩
下一張，用放大鏡一看，知道是女人的。

敵人已敗退了一一
剩下的是亂石與頹垣
和焚燒過的一片
沒有草，沒有野花
村野已極荒涼了……
只有那無人走的路邊
還留着幾棵小樹，
風從牠們吹過時
在牠們的枝葉間
發出幽微的哀嘆的聲響……
在那棵最小的小樹上
閃着灰光的葉子的樹枝上
倒懸着一張破爛的人皮
一張塗滿了污血的人皮
這人皮，像一件血染的破衣
向這荒涼的土地
披露着無比深長的痛苦……

這是從中國女人身上剝下的
一張人皮……

不幸的女子啊——
炮火已轟燬了她的家
轟燬了她的孩子，她的親人，
轟燬了她的維繫生命的一切
不知是爲了不馴從羞辱的戲弄呢
還是爲了尊嚴的倔強的反抗呢
敵人把她處死了——
剝下了她的皮
剝下了無助的中國女人的皮
在樹上懸掛着，懸掛着
爲的是恫嚇英勇的中國人民

無數的蒼蠅
就在這人皮上匯集
人皮的下面
是腐爛發臭的一堆
血，肉，泥土，已混和在一起……
而夾着灰色塵埃的風，
在把這腐臭的氣息
吹送到遙遠的，遙遠的四方去……

中國人呵，
今天你必須把這人皮當作旗幟，
懸掛着，懸掛着
永遠地在你最鮮明的記憶裏

讓牠喚醒你——
你必須記住這是中國的土地
這是中國人用憎與愛，
血與淚，生存與死亡所墾植着的土地；
你更須記住日本軍隊
法西斯強盜會在這裏經過，
會佔領過這片土地，
會在這土地上
給中國人民以亙古未有的
剝掠，焚燒，姦淫與殺戮！

一九三八，七月三日。

毛 澤 東

毛澤東在那兒出現，
那兒就沸騰着鼓掌聲——

「人民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虛的頌詞，
他以對人民的愛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於古老而龐大的中國，
把歷史的重載馱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臉常覆蓋着憂愁，
眼瞳裏映着人民的苦難；

是政論家，詩人，軍事指揮者，
革命者——以行動實踐着思想；

他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概括，
一手推開仇敵一手包進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戰略——
把最大的力量壓向最大的敵人；

一個新的口號決定一個新的方向：
「一切都爲了法西斯主義之死亡」。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於邊區參議會。

給姊妹們

自從我們的始祖夏娃，亞當
被自私的耶和華驅逐之後，
我們就永離了伊甸樂園，
一起流浪在這廣漠的土地上。

幸喜「自然」給我們的恩惠，
並不比狡猾的耶和華少些，
只要我們用汗灌溉的地方，
都會繁生出鮮美的食物。

不久，那些人類的逆子，
用暴力獨佔了財富與幸福
仇恨就隨同穀麥一起生長，
人間延燒着不熄的戰火……

在全部悲慘的歷史裏，
你們是奴隸正和我們一樣，
一樣被欺侮、榨壓、直到死去；
而你們的痛苦比我們更深：

幾千年了你們被囚在「家」中，
撒謊者拿着「美德」欺騙你們，
他們說「順從」是女人的天職，

要你們永遠無報償地勞動。

今天解放的呼聲已把你們驚醒，
自由的意志在你們的胸中激盪，
你們的脚步從窄小的門戶出來，
帶着驕傲和堅決走向廣場……

溫柔的欺騙必須戳穿，
無止的壓迫必須終結，
沉重的枷鎖必須粉碎，
我們要開闢新的伊甸。

姊妹們呵，我們攜手前進，
人類已臨到最後的戰爭，
在信仰的後面我們沒有畏懼，
失敗一起死滅，勝利一起歡唱。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

悼 詞

爲朝鮮獨立同盟追悼殉難的朝鮮烈士們而作

親愛的戰友們死了，
英勇的同志們死了，
你們死在中國反侵略的戰場上，
你們死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
你們的死增加我們的光榮，
增加我們的祖國——朝鮮的光榮。

我們是沒有自由的國土上的
沒有自由的人——
我們的祖國已被異族人侵佔，

我們的父母受盡異族人的壓迫，
我們的財產變成了敵人的財產，
我們所耕種的田地長出敵人的糧食，
我們的兒女被敵人搶去作了妻妾，
我們的道路上震響着敵人的馬蹄，
而敵人並不以這些爲滿足；
他們却還要用皮鞭抽打我們，
還要用監獄囚禁我們。

無數勇敢的反抗者，

都死在敵人的毒手下了；
而我們——爲了保全生命
繼續爲祖國鬥爭，
我們流亡在中國。

中國是朝鮮的兄弟，
在悠長的日子裏，
牠同樣地受着敵人的迫害，
但牠終於爆發了反抗侵略的戰爭。

我們毫無保留地將自己貢獻給這戰爭
在無限廣大的地域上，
我們和中國的兄弟
並肩作戰已五年了。

阿里朗的歌聲
從華南唱到華北，
我們的腳跡
踏遍中國的戰場。

一起戰鬥的同志們死了：
有的死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作裏，
有的死在後方的病院裏，
而更多的却死在火線上——
死在和敵人的肉搏裏，
死在臨危不屈的反抗裏，

更有的是

刺死了敵人之後退却在懸崖邊，
打開了胸膛，讓敵人刺死。
你們的勇敢犧牲，
已洗盡了祖國朝鮮的恥辱。

親愛的戰友們，

請安息吧！

在為自由而戰鬥的中國土地上，
陽光與雲影將撫拂着你們的墳墓。
我們將繼續你們留下的事業，
帶着永遠不會鈍銼的意志
戰鬥着——直到我們最後的一口呼吸。
而你們的面貌語言、和思想，
已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將以你們的名字為旗幟
去為你們復仇，
去殲滅敵人，
去為祖國朝鮮爭取解放。

到那一天——這不會很久的，
最後的一個敵人已從朝鮮逃走，
我們將重新來紀念你們，
在祖國朝鮮的解放史上，
將記載着你們英勇的鬥爭；
在祖國朝鮮的土地上，

將豎立起紀念塔——
莊嚴的塔，勝利的塔
將像三角山一樣高聳在天空，
讓祖國的自由的子子孫孫
日日致敬與瞻仰。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向世界宣佈吧

在這些山溝裏有些什麼秘密，
把牠們向世界宣佈吧——

我們的政府不進行財政的偷竊，
沒有購買外匯的官吏，
沒有侵吞公款的職員，
沒有私帶金條乘飛機到外國去的人，
沒有因大家的削瘦而肥胖起來的傢伙。

這裏沒有蹲在垃圾堆上尋找食物的失業者，
沒有賣盡勞動力之後伸出手來求乞的老人，
沒有在街燈下向行人裝着媚笑的妓女；
沒有母親沉重的嘆息、妻子輕聲的咽泣——
因為這裏沒有飢餓，
沒有不能申訴的冤屈，
沒有「失蹤」的兒子，
沒有不留字條就不見回來的丈夫……

這裏的土地雖不肥沃，也缺乏江南的風光，
但是這裏沒有餓殍，沒有凍死的人，
人民生活得很滿足，很安寧，
倉裏有餘穀，冬天有棉襪；
代替了陰鬱愁苦，

他們的臉上含着微笑；
不必催索，他們把公糧送到政府裏；
有什麼慶祝或是什麼節日，
莊稼人也帶了紅纓槍，
排成隊伍，參加羣衆大會。

工人們的腰包裏塞滿了鈔票，
他們成了食堂裏重要的主顧，
士兵們不再遇到批頰與辱罵，
操演完了，是球類比賽，
晚上就在俱樂部裏舉行晚會。

青年學生們歡躍在田野上，
到處都聽見他們愉快的歌聲，
互相握手打招呼：「同志，你好！」
所有的人都被捲進學習的狂潮，
每個人向革命進行了自我批評；
母親們一邊喂奶一邊發言；
連「小鬼」也知道「平均主義」是「謬論」；
六七十歲的老人坐在陽光下，
帶着眼鏡閱讀着「整風文件」，
而且不斷地閉着眼沉思，
反省自己的歷史什麼時候犯了什麼偏向。

人生正常的課題也在這裏進行——
黃昏工作完了愛人們挽臂散步在河邊，

談論着「主觀主義」和假期的選足，
未婚夫妻考慮着那一天結婚比較合適——
八月中秋？還是十月革命節？
剛生了孩子的少婦躺在醫院的產科室裏，
年輕的父親提了炖好的鷄去看妻子和孩子；
一個機關裏的幹部生病死了，
總務科的人們忙着籌備追悼會。

一切都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
爲了幾萬萬人民的自由與幸福，
爲了這個古老的國家的獨立與解放。
政治家，軍事指揮員，組織家，
哲學家，作家，詩人，技師，醫生，
所有的人們匯結在信仰的周圍，
一切的技术組織在共同的目的裏，
也只有在這個最高的原則下面，
人人獲得了自由，博愛與平等。

我們曾經受過多少痛苦，恥辱，壓迫，
我們也曾經流過無數的血，
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
殉難者臨死時把希望交給我們，
直到今天，糜爛的日子終於出現；
多麼真實而明確，強烈而美麗，
就像初昇的太陽滾動在澄碧的天空……

但是敵人說我們是「匪徒」，
人民的叛逆指我們是「罪犯」，
那些造謠撒謊的人每天在污蔑我們，
他們沒有一刻不想撲滅我們，
他們的眼睛像蛇的眼睛一樣窺伺我們，
他們的妬忌比蝎子還要毒，
他們的恨仇比地獄還要陰森，
他們想把世界永遠蒙在欺騙裏，
使人民永遠呻吟在苦難的下面，
只有這樣他們才得甘心；
雖然嚴酷的時間將告訴他們這是最癡愚的夢想。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起來，保衛邊區！

進攻邊區的砲聲響了！
火光照紅了南方的天空，
起來吧，全邊區的人民，
爲自衛而武裝起來！

邊區是我們的家鄉，
是人民武裝八路軍的後方，
是華北抗戰的供應站和倉庫，
是人民政黨共產黨中央的所在地，
是中國民主政治的苗圃，
是革命的理想的花園，
是人民自己所創造的天地。
這裏沒有封建的統治，
沒有暴君，沒有奸臣，
沒有靠說謊吃飯的論客，
沒有靠造謠升官的「宣傳家」，
沒有以殺人爲職業的劊子手；
大家行走在自由的天空下，
呼吸着幸福的空氣，
過的是豐衣足食的日子，
全中國人民都在嚮慕着這裏。

但是喪心病狂的人們來了——

他們調集大軍壓境而來，
他們的砲口瞄準我們轟擊，
他們竟想消滅這塊神聖的土地，
他們竟想消滅我們每一個人！
快起來自衛呀，
全邊區的人民！
把匪徒打回到他們出發的地方去！

而且我們要向全國
控告煽起戰火的陰謀家，
控告法西斯的第五縱隊，
控告反共的特務分子，
所有這些都是兩棲動物，
都是拿兩份薪水，
兼職在南京和重慶的傢伙；

這些東西把人民當做奴隸，
搜刮錢財，侵吞公款，
屯積糧食和貨物，
糟蹋女人，仇視青年，
拿警棍，手槍，監獄，集中營，鎮壓人民；
這些東西像一大堆糞蛆
昏愚地互相擠軋，
想使整個國家都變成糞坑，
（他們把這種願望叫做「統一」！）
這些東西比謀殺者還要陰險；

他們從陰暗中張着兩眼，
偷看着活動在陽光下的一切，
隨時都想夾着深沉的嫉妬，
突然襲擊沒有戒備的人們。
揭穿這些政治騙子，流氓，
財政竊賊，造謠家，撒謊者的勾當；
這些喪失人性不知羞恥的東西，
他們在「私邸」裏和密使密談，
評議着一個國家的價格；
他們在上海，南京，重慶商量着，
把人民像牲口似的出賣給敵人；

他們知道什麼人在阻礙着他們犯罪，
他們清楚什麼人在注視着他們的交易，
他們仇恨這種人——夢想着消滅這種人，
只有把這種人消滅了——假如可能的話，
他們的犯罪和交易才能完成，
他們才能在敵人的指揮刀下面，
在中國進行「獨裁」和「專制」；
他們才能用鞭子驅趕着人民，
到工廠去當機器，
到田野去當牛馬，
把不服從的送到監獄，集中營，
把反抗的綁到執刑場，投下深坑，
使全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地獄；
而剩下他們自己

成了銀行老闆，
工廠和洋行的股東，
到處收買土地，
在外國存款，
各個風景好的地方
都建造着他們的別墅；

我們知道他們天天在計謀着我們，
遲早會有一天露出了牙齒，
如今他們選好了時機，
接受了什麼方面的指使，
一切都在一定的計劃下佈置就緒，
他們發動冒險了！
他們聲言着要消滅我們，
逼迫着士兵向西北闖來……

難道我們是恐嚇得了的麼？
難道我們還容忍得不够麼？
難道我們還被欺騙得不够麼？
難道我們會允許
野獸的腳伸進邊區來麼？
難道我們會放棄人民的權利麼？
這些權利是幾十年來，
流了多少血犧牲了多少生命
所換取來的！
我們爲了保衛這些權利，

將不惜流更多的血，
犧牲更多的生命；
却決不讓這些惡棍得到絲毫的勝利。

起來吧，全邊區的人民！
起來吧，所有的留守部隊！
起來吧，全邊區的共產黨員！
「有武器的拿起武器，
沒有武器的
就用我們的雙手和頭顱」，
敵人已踏上我們的門檻了！
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擁護中國共產黨！保衛邊區！
擁護人民的領袖毛澤東！
不讓敵人觸動我們的一根毫毛！
假如那些神志不清的果然要來侵犯，
必須要他們交付出千百倍的代價！
而且讓他們得不到半點便宜！
今天我們已排好隊伍了，
每個人心裏都燃燒着憤怒，
只等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手勢，
只等朱總司令的一個口令，
我們將全體勇往直前，毫無畏懼！
全中國人民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是人民願望的化身，
我們是永遠不能被戰勝的——

無論什麼樣的敵人，
無論披着什麼外衣的陰謀詭計，
將都要粉碎在我們的面前！
起來！起來！起來！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

中國人民的歌

——爲慶祝中美、中英新約而作

我們的人數——四萬萬五千萬
這個數字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假如人類把這個數字忽略
牠的前途將不會有什麼幸福

我們身體裏漩流的血液
和美國人英國人一樣純潔
像春的杜鵑花
像最紅的寶石

我們生活在憎恨和愛情裏
無數詩篇歌頌英勇美麗的故事
從遠古到現在——五千年
不比任何民族較少聰明

「四海之內皆兄弟」——
廣大的國土培育了崇高的觀念
我們歡迎盍特曼「世界一家」的理想
對任何國家沒有先天的仇恨

自從列強的旗插上我們的土地
侵略者就乘機接踵而至

龐大的軍艦駛進我們的港灣
蔑視我們國家的尊嚴和主權

那些無憂足的大輪船
從我們這裏帶去了糧食和礦產
也帶去了歡笑和溫暖
却給我們槍炮和子彈製造戰爭

異邦人竟成了我們國家的主人
到處是他們的工廠、教堂、監獄和法院
突着肚子的商人的肥手
掌握了我們的海關

一百多年了，我們沒有停止鬥爭
一天比一天更堅決更殘酷
勇敢的都失去了自由
壯健的身體被扣上鎖鏈

我們不是生來給嘲笑的
也不是生來該被奴役的
爲了粉碎自己身上的枷鎖
我們發動了空前的反侵略戰爭

沒有敵人能戰勝中國人民
日本法西斯已得到教訓
我們燃燒着的神聖的憤怒

不把敵人消滅永遠不能平息

我們被屈辱已一個世紀了
中國人歡迎這個光榮的日子！
和美國人、英國人團結在一起
讓人民和人民交融在友愛裏……

在四大盟國共同信念的行動中
我們決不缺少勇氣和決心
直到法西斯強盜完全崩潰
人類才能保障永久的和平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 •

II

希 特 勒 主 義

三國公約

在希特勒 醉漢一樣混沌的心裏
和白癡一樣圓睜着的眼裏
中華民族是應該滅亡的民族。

但我們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頹頹地鞠着躬，侍候在他的身邊
——汪精衛就曾親聆過他的教訓

卍字的細菌在患糖尿病的身體裏蔓延
腐蝕了腦液、發酵着「反共」的思想
於是回到中國來想出賣自己的民族

但中國人民不願意自己滅亡
用暴怒的反抗擊碎侵略者的夢
汪精衛從重慶嚇跑了，逃亡到南京

但細菌的傳播是可怕而看不見的
我們裏面依然有人伸手向敵人的朋友：
「德意路綫」——等待着狼嘴下的慈悲

但禮貌對於白癡是只會激起嫌惡的：
承認了偽滿，召回陶德曼，撤退顧問團，
停售軍火，希特勒裂開嘴一陣誇笑。

把單相思的眼淚吞下肚子，這也忍受了。
又派遣大使到柏林去「敦睦邦交」，
提心吊胆看着希特勒的圓瞪着的眼。

但「弱小的應該滅亡」是法西斯的經典：
締結「三國公約」——強盜們更緊地拉起手來；
承認「東亞新秩序」重新分割世界。

先生們，這一次難道你們還要忍耐麼？
難道血液還不會因羞辱而湧上臉來？
還是你們也以爲中華民族應該滅亡？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

強盜們同盟簽字後四日。

希 特 勒

一百年以前的
拿破倫的廣大的企圖，
早已成了幻影。
舊世界已在分崩離析；
新的人，不被邀請的來客——
無產者已走上了歷史舞台。

在百年盛宴之後的布爾喬亞
臨到了一串褪色陳腐的日子
爲了收拾杯盤狼藉的殘局
他們把一個充滿諧趣的角色
安放在希特勒的身上

瘋狂的性格
加上放縱的夢想
和不合理的傲慢
產生了可怕的勇敢。

只有自己承認的英雄
波拿巴特拙劣的摹擬人
國會的縱火者
德意志革命的警犬
慕尼黑的牽線人

用陰謀與欺騙換取勝利。

仇視人類悠久的精神勞作
仇視人民的安寧
仇視崇高的觀念
仇視歷史的規律
把一切都顛倒過來
拿大炮與飛機
代替了文化與藝術
拿拷打與鞭笞
充當了審判與法律
絞殺了革命，鎮壓了工人
放逐知識者，囚禁正直的人民
把整個德意志
改造成一個集中營

人們失去了牛奶與麵包
失去了自由與歡笑
他拿皮鞭的抽打
報償無止息的勞動
在他所統治的土地上
到處都發出低微的咽泣，深沉的嘆息，
流散着腥膻的氣味
隱現着模糊的血跡
狼藉着無人收殮的屍體

一個兇手，一個無可比擬的罪犯，
把惡行當做美德
公然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對抗
在我們的時代裏
他的名字
就是『殘暴』與『恐怖』的表徵。
他是人類「不幸」的製造者
他是「四騎士」的先鋒
在他的後面，像旋風似的
疾馳着：戰爭，瘟疫，飢饉，死亡。

以虛偽的種族主義
當作煽起戰爭的火扇
就連日耳曼人
也被踐踏在他的馬靴下面
一手拿着「我們奮鬥」
一手舉着手槍
狂叫着：「我要征服世界！」

無數的國家被滅亡了
無數的人民被奴役了
半個世界沉入黑暗的深淵
他却瞪着白癡的眼，張着血嘴，
蹲笑在深淵的邊上。

沉醉在侵略的夢想裏

如今他又發動了最後一次的冒險
驅趕着成千成萬的人民
向自由與和平的疆土奔突
光榮的無產階級軍隊的頑強抵抗
把他挡住了
猛烈的炮火
懲罰了他的背信棄義的行爲。

打擊他！致命地打擊他！
擊碎他的夢想
撕破他的欺騙
這是時候了，要埋葬他
——他已爲自己挖掘了墳坑。

一切被征服的國土上的
被奴役的人民起來吧！
無論是波蘭人，或是丹麥人，
法蘭西人，荷蘭人，比利時人和希臘人，
都堅強地團結起來
和英勇的紅軍一起
拿我們的手臂
環成一條無限長的鐵鏈
爲了爭取和保衛人類的自由，和平，幸福
必須把這猖狂的盜匪箝死！

希 特 勒

他的前額狹窄的頭顱，
轉動在呢質制服的領口上；
他的項頸爆起了筋絡，
因發怒而漲得通紅；
他的臉上每一條皺紋
都刻滿兇暴、殘忍、陰森，
好像那些反動年代的
「執行死刑的檢察官」。

在他血管裏流着的不是血液，
而是對於人民的輕蔑和仇恨；
支配他的神經的不是同情，
而是出發於嫉妬的野心；
佔據他的腦子的不是理想，
而是無盡的自私與貪婪。

他的手想握拿鞭子和手槍，
隨時都在渴望着打人；
他的說話是命令與叫喊，
一開口就是唾沫四濺。

他討厭不懂的東西——
憎恨人類的文化歷史；

敵視科學和藝術，
懷着挑釁的情緒
闖進展覽會場，
看見不歡喜的畫幅
就隨便把牠扯掉。

他所懂得的非常少——
吃飯、說謊、殺人；
殺人是他最大的嗜好，
虐待人民和看見流血
成了他的快感。

這是一個賭徒，
用擲骰子的脾氣
發動了戰爭，
德國人是他的資本；
這是一個騙子，
吹牛是他的本領，
自從拿大砲當做牛油
即以謊話餵養人民。

他只有絞刑吏的才能，
却充當德國「元首」；
這能說明什麼呢？
這只是說明：
柏林的資產階級，

不能選出一個
比他較像樣的人物。

真是錯誤的傑作啊！
二十世紀的原始人，
想用白癡和野蠻
代替人類的文明；
他的腦子和心臟的構造
該是一種出奇的混亂！
一天捉住了
可以送進博物館。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

賴 伐 爾

從他的面貌看來，他自己就像一個屠戶。

——昂得來·西蒙納

有人說他是一個雜種的法國人。
分開的頭髮蓋在頭上，
兩鬢經過梳理的鬍子
攔在那個酒糟鼻的下面，
他的厚唇兩邊下垂，
好像吃過肉似的閃着油光，
他的兩眼浮腫、困鈍、而又猙惡，
在固執地探索着計謀，
像酗酒的眼在渴望着狂飲；
這是一個斐蘭城的屠戶的兒子，
新製的外套蒙着矮短肥胖的身體，
他剛從理髮店修了面容出來，
到內閣裏去經營投機的生意。

他曾經到過柏林——
跟隨在白里安的身邊，
開始他不名譽的政治生涯；
爲了籠絡人民厭戰的心理，
他找到了這樣的詞句：
「你們不願意戰爭，是麼？」
「那讓我來和德國妥協吧。」

他曾經到過羅馬——
在 Chambrun 的書房裏進行密談，
又在威尼斯宮裏簽訂「法意協定」；
接着，意大利就進攻阿比西尼亞。

莫斯科也曾經出現過他——
這個生意人，他想藉蘇聯的旅行，
援救他在國內競選的可能的失敗，
滿腦子裝着「聯蘇反共」的幻想，
到克林姆宮去找斯大林，
但斯大林告訴他：「我們
以個人和個人的地位來談話，
我並非外交家。」

在路過華沙時，
他參加了獨裁者畢爾蘇特斯基的葬禮，
並且和戈林握過手；
當希特勒要向萊茵地帶進軍，
從他的內閣裏透露了警句：
「我們只有為保衛自己的國土，
才願意戰爭。」

他「騎着兩頭馬」；
他把法蘭西的仇敵變成朋友，
又把他的朋友變成仇敵；

他統治的秘訣：「對外讓步，對內壓迫；」
如今到真正需要保衛國土的時候，
他却成了敵人最忠實的走狗——
他比從前更顯得猙獰了，
把兩隻手叉在腰上，
對被國家遺棄了的人民說
「我知道你們是要失敗的，
現在讓我來給你們一個教訓。」
他和希特勒攜手來，
在法蘭西身上釘上鍊鐐。

他是一個狡猾的窮律師，
革命詞句的播音筒，
「販賣和平的旅行商人」，
吝嗇的生意人、地產商，
投機的政客；永遠妥協的「外交家」。
他在敵人的面前是消極的失敗主義者——
用對外的屈服，來換取對內的勝利。

沒有比他更把屠殺看成習慣了，
他是希特勒的幫兇，磨刀手，
他是法國政治上的第五縱隊，
他是「元首」的熨衣人，
他是給貝當擦皮鞋的傢伙，
他躲在貝當木像的後面——
當着法國人民在哭泣時，

他在那木像背後竊笑了。
他就是賴伐爾！他就是賴伐爾！
出賣了第三共和國的就是他！

一九四一年一月重慶，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改。

歐羅巴

希特勒的血爪
攫住了呻吟着的歐羅巴

歐羅巴
工廠變成了監獄
歐羅巴
工人變成了囚徒
歐羅巴
農夫變成了乞丐
歐羅巴
女人變成了娼妓
歐羅巴
老婦牽着孩子
哭泣着從街上走過
歐羅巴
原野上森林裏到處是骸骨
歐羅巴
血改變了池沼的顏色
歐羅巴
飢餓像狼似的睜着眼睛
歐羅巴
瘟疫飛翔着像一羣烏鴉

希特勒的牙齒
在撕斷歐羅巴的咽喉
希特勒的長舌
在舐吮着歐羅巴的血……

哀 巴 黎

柏林十四日下午六時海通社急電：據官
方公告：「德軍今晨已正式入巴黎。」

紅白藍的三色旗
卸下來○
代替牠而飄飛揚於
塞納河畔
龔果德廣場上的
是綴着黑色卍字的血色的旗○

於是塞納河的水
將無日夜的嗚咽着，
緩流着
一個都市的淪亡的眼淚……

於是莊嚴的大廈傾倒了；
隨着傾倒的
是刻有「自由·平等·博愛」的
寬大的門額……

於是 PANTHEON
與 INVALIDES 的門前
將舉行
比第一執政官時代更隆重的凱旋式；

在那長長的肅穆的行列之間，
走過了一個
比拿破倫更冒險的人物；

盧梭、服爾泰、丹頓的銅像，
將被無情的鐵錘擊落；
在他們的位置上，
將站立起
希特勒、戈貝爾、戈林的
兩手插着腰身的姿態

人類的歷史
將加上一頁
充滿諷刺與幽默的記載；
而在那歷史的背面
暗暗地流着
純潔與嚴肅的眼淚

法蘭西——
這被讚頌民主的詩人
讚頌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名字」，
如今，日耳曼人的手
要來塗改，並且
將代之以含糊的齒音：
德意志

我昔日也會徘徊過的街道上
不再看見尋覓歡樂的美利堅人，
慣於把謊話和接吻混和在一起的貴婦人
帶走了化裝跳舞的綢製的假面
和黑絲的網形的手套，
將遁跡於北非洲剛果河畔。

平坦而寬闊的
香榭莉樹
你瑪格麗特駕着
馬車散步的道上，
正馳過標幟着
卍字的鋼甲坦克，
和呼嘯着「希特勒萬歲」的輕騎兵隊……

國社黨的黨員來了！
他們的長統靴上的馬刺
從街頭響過刺耳的聲音
他們闖進了已關閉了一個禮拜的咖啡店
喝叱着那顫抖着的老婦
給他們以足够的混合酒。

文化與藝術的都市啊，
今天挺進隊的隊員來扣開你博物院的門
他們用刺刀戳穿了
德拉克羅亞與大衛德的畫幅；

又把昂格爾的「土耳其浴室」，
攜回到總司令部；
在所有圖書館與美術館裏
將散佈着「我的奮鬥」
與「巴黎進軍圖」。

巴黎，你懦庸的統治者
已放棄你——
達拉第與雷諾說：
「苟被迫自歐陸撤退
則當遷往北非，
一旦必要時
擬遷往美洲之屬地。」
——他們依然
沉醉在統治的夢想裏；

而你們——
善良而正直的
法蘭西的人民啊
終於流徙了
「扶老攜幼之難民
……猶如一極偉大之長蛇，
蜿蜒不絕……」
而我所哀傷的
也就是你們啊……

不！

法蘭西的人民是勇敢的。

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

也不只這一次，

每次擊退侵略者的

是法蘭西的人民自己。

法蘭西的光榮的歷史

是牠的勇敢的人民的血寫成的。

我們依然信任時間——

牠將會給愛自由，愛民主的

法蘭西人民以勝利。

當此刻，

我沉湎在對於巴黎之回想時？

我的耳際

還在響着

馬賽曲，國際歌的歌聲；

我的眼前

還映現從列寧廳出來的

勞動者的壯大的行列……

我相信：當達拉第，雷諾

捲帶了法蘭西的財富以及美女與香水

從波爾多遷往北非或美洲時，

法蘭西人民將更堅強起來，

他們將在街頭

**重新佈置障礙物
爲了抵抗自己的敵人
將有第二公社的誕生！**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重慶。

賭 博

又一次莊嚴而又殘酷的遊戲
開始了。戰爭的火焰，
在喀爾巴阡山脈以北
維斯杜拉河所流經的
廣大的平原上延燒着；
卍字鐵騎的蹄踏，
帶着急迫而沉重的聲響
從波蘭農民的田地上馳過……
在那疾風一樣的行進裏
辛勤的手所耕耘的土地被蹂躪，
而虔誠的心所等待的莊稼也被摧殘了；
火焰燃燒着寧靜的森林，
炮彈擊毀了無數的村莊，
無罪的人民與無知的牲畜
嗥叫着，奔逃着，流徙着——
無情的槍炮追趕在他們的後面。

以索還「走廊」爲口實，
德意志的軍隊——像五個手指，
在希特勒與戈林的指揮之下
向「歐羅巴的大倉庫」進軍
他們想從瘋狂的冒險裏
奪取侵略的資源。

於是，西歐的兩個「古老的堡壘」
爲了維持強硬的霸權
突然從破舊的炮眼裏
揚起了暴怒的炮火——
德意志和波蘭
英吉利和法蘭西的千百萬人民
被驅策着向火坑躍進……

不到一個月，華沙陷落。
波蘭的政府逃亡到法國。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
戰爭在富有理智的思考裏
在政治與外交的進攻裏
持續着，而又沉寂着；
猙獰的陰謀，像鱷魚似的
無聲的向北方爬行……

嚴寒的十一月，
吹颯着風雪的十一月，
金元世界的哨兵
向列寧格勒射擊；
爲了避免被攻擊的威脅，
英勇的紅軍
跨過了敵人的
第一道防線……

冒險家與陰謀家

被激怒了，狡黠的眼光，
夾帶着妬恨與怨毒
凝視着白皚皚的北方……

「馬奇諾」在瞌睡着；
西線在默契裏相持着；
整個隙腐的世界，
都把不能消解的仇恨，
和不會懊悔的犧牲，
爲了「反蘇戰爭」而瀕狂！

無數的軍火，無數的藥品，
和無數的法郎與美元
無數的里拉與金鎊
用軍艦裝載着
駛進了波羅的海……
瑞典、挪威、丹麥，
在後面咬牙切齒，擦掌磨拳；
赫爾新基的港口
光臨了意大利與美利堅的飛機，
與執袴的年輕的飛行員；
和全身皮裝，帶着雪撬的
英吉利與法蘭西的「志願兵」……
他們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
熱中於探訪寒冷的旅行

這是新的時髦啊——
藝術家畫着雪地的峭崗，
貴婦人帶起了尖頂的軍帽；
他們用呼喚情人的聲音
溫柔的呼喚着「芬蘭」；
華盛頓，巴黎，倫敦，
舉杯慶祝着牠的勝利；
自衛軍又成了新寵，
而曼納林也成了英雄。

暴怒的波濤從克隆斯達特
掃過了芬蘭灣……
隨着不可挽回的雪崩，
科維斯特港陷落了……
炮口停止了喧鬧，
紅軍開入了維堡
列寧格勒得到了屏障；
冰結的北國，封凍的北國，
在初春的陽光裏解凍了。
兩個毗連的國家恢復了邦交。

（這之間，韋爾斯帶了大西洋西岸的
白宮的焦慮，披星戴月
奔走在羅馬，巴黎與倫敦，
轉述了黃金之國的意旨
想化學的地

使戰爭融解成另外的一種流液。)

初夏的溫暖的風
 從英倫海峽吹送到北歐，
 緊隨着蘇芬的和平
 聯軍在挪威的領海裏
 密密地種植了水雷，
 ——僅只一天，牠們
 就在澄碧的水裏開花了！

卅字的軍隊不受抵抗地
 由「第五縱隊」率領着，
 侵入了挪威與丹麥，
 奧斯陸與哥本哈根
 在幾個小時裏面淪陷；
 緊接着的是惡性的癩瘵的，
 彼此都想使對方傾覆的
 海空大戰……

五月，風從波羅的海
 夾帶了血腥的氣息
 吹拂在弗蘭德低濕的平原——
 悲哀的弗蘭德平原啊
 已不知多少次遭受着創痛的經驗……
 坦克車在陸地上爬行，配合着
 降落傘從空中帶來的恐怖，

德意志的軍隊
向鹿特丹與烏得勒支
切斷了兩個中立國的聯絡，
阻擋了英格蘭部隊的爬上陸地；
一面用主力從羅爾蒙特
衝過了麥斯脫里氣垂陽地帶，
轟擊列日的炮台綫，
威廉海密娜
把荷蘭政府和鑽戒
放在她的手提袋裏，
從濕霧之都的海牙
逃亡到倫敦。

盧森堡阿爾龍森林地帶
樹木屏障着的山谷間，
德意志的軍隊疾馳而過，
牠們會合了
從南幕與第南南下的部隊
侵入了法蘭西的境地，
（覆述了一八七〇年九月的教訓）
衝破了從色當到美齊的
馬奇諾延長線；
鞭撻着苟安與昏庸
向西追趕拉翁與亞眠，
直到海岸上的亞貝威勒。

——如此切斷了
在比利時的法軍與本部的聯絡：
如此把聯軍圍困在
弗朗特的戰場上，
再在包圍圈裏
進行殘酷的「大殲滅」。

「悲哀的比利時」投降了。
二十多萬的法軍成了俘虜，
他們被囚禁在無數的
通了電流的鐵絲網裏，
不可知的命運
顫慄在刀光之下挨延着時日，
他們無助的想念着他們的家屬，
——衰老的父母，勞苦的妻子，
和無邪的弟妹，和哀號着的兒女……

英吉利的軍隊
在張惶下獲取了新港，
把它當做掩蔽撤退的屏障；
把水堰破壞，
擋住了在後追趕着的敵人，
攔阻了疾邁着的裝甲部隊。

五月的末梢，
憂鬱的霧

迷漫着多維爾海峽……
敗退的十萬大軍，
在敵機千架的壓迫之下，
藉決水與夜的底護，
跋涉過泥濘，
從悲哀的弗朗特戰場
回到英格蘭島上。

六月開始，
德軍扼住了聯軍的咽喉——
佔領了鄧寇爾克。到達了
「向海洋奔馳」的終極。
如此割斷了
兩個古老的帝國的攜手：
使海洋的歸還到海洋；
使大陸的被圍困在大陸上。

搖撼天地的法蘭西北部的戰爭
迫使那維克陷落。挪皇哈康
一面叫軍隊投降，一面
坐了軍艦逃亡到倫敦。
大英帝國在北極海上的
政治的幻想被擊碎了。

當戰爭的火已延燒到
巴黎的門限，莫素里尼

宣佈了參戰——意大利的軍隊
從阿爾卑斯山向法境進攻
——如此地，法西斯的鐵錐
鉗住了這「自由的法蘭西」。

法蘭西的西北部的
空前的惡戰開始了！
亙古未有的大屠殺啊，
人類的生命與文化的浩劫啊，
四百萬的軍隊，
在綿延四百里的土地上廝拚着；
成千成萬的飛機，機關槍，大炮與坦克車，
奔騰在山野與蒼空；
每一農舍，成了炮台，
每一森林，成了陷阱，
成百成千的甯靜的村莊，
在猛烈的炮火下被摧毀；
「英雄」在血泊裏掙笑着，
「死亡」用刀與火統治了世界。

美麗的巴黎被棄了。德意志的
軍隊整列在凱旋門的前面
歡呼着：「希特勒萬歲！」
法蘭西政府向波爾多逃亡……
當在酣睡着的「馬奇諾」醒來時，
牠已被圍困在灼灼的火線裏面……

貝當求和。康邊森林裏
停着福煦將軍的臥車，
歷史才翻過了二十二年
今天，法蘭西在牠的
懦弱而又無恥的後裔手裏，
必須要用恥辱的眼淚，
拂拭掉祖先用血換取來的「光榮」。

一個國家的武裝被解除了，
一個民族的命運被斷送了，
從此之後，成千成萬的愛自由的人民，
將匍匐在希特勒的皮鞭之下
受辱，勞役，飢餓，流血，死亡
嘆息着，呻吟着而不得翻身。

這是不公道的啊！
這不是戰爭啊！
法蘭西的人民
不會為自己安排這樣壞的命運啊！
他們從不會在萊茵河的東岸
去尋找決鬥的敵人啊！
在慕尼黑簽訂條約的也不是他們，
他們和希特勒、莫索里尼沒有來往，
他們沒有和強盜做朋友，握手，
他們沒有為了一個陰謀

奔波在倫敦，羅馬與柏林之間
他們不願被人掠奪
也從不掠奪人家的地方，
他們從不願爲了自衛之外
而握起了刀槍！
從凡爾塞分來的贓物
他們沒有得到過一分啊！

這是不公道的！
這是欺騙！這不是戰爭！
這是張伯倫和希特勒的賭博！
這是進攻蘇聯的陰謀的辛酸的教訓！
這是達拉第、雷諾、賴伐爾的罪惡！
這是用任何血都洗不掉的罪惡！

他們將要復仇的！
法蘭西的人民，公社的子孫！
他們將像一個人似的團結起來！
他們將不顧一切地奮起！
他們將爲撲滅賣國賊而鬥爭！
他們將爲反抗法西斯而鬥爭！
他們將堅持着：
「非到我們的代價壓翻了天秤
決不罷休！」

土倫的反抗

軍艦連着軍艦，像一排島嶼
四十餘艘軍艦一起鑿沉；
水手們犧牲在不屈服的抵抗中
海風呼嘯着他們的英勇……

炮台、兵工廠、炸藥庫、油池一起炸毀
火燄升騰在地中海的北岸
憤怒的火光照耀着法蘭西的上空
使這被污辱的國家披上光榮

英勇的土倫！壯烈的土倫！
你是法蘭西堅貞的土地！
你曾被保皇黨出賣給異族
革命者把你從它手中奪回●

今天你大胆地挺立在敵人面前
從你的心臟發出震動世界的吼聲
這吼聲使柏林羅馬的匪徒顫慄
也使歐洲被奴役的民族歡騰

匪徒不會從你那裏得到什麼——
沒有一艘軍艦甘願受敵人的指揮
沒有一個兵士甘願做敵人的俘虜

所有一切都沉沒在深藍的海水裏……

跟隨着你——可尊敬的土倫
將有千百次的反抗接着發生
一次比一次更英勇、更壯烈
直到法西斯匪徒完全絕跡

親愛的法蘭西不會滅亡——
土倫的爆炸已粉碎希特勒的夢想
等卅字軍隊傾覆在萊茵河上
公社的子孫將重新得到解放

可恥的是賣國賊、叛徒、劊子手們
是貝當、賴伐爾、多利歐們
他們都是梯亥、脫羅秀、法弗爾^①的化身
歷史將給這些人以最嚴厲的審判。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夜。

①一七九三年，土倫曾被保皇黨獻與英軍，同年為國約會議的軍隊所奪回。

②一八七一年，梯亥、脫羅秀、法弗爾等與普魯士軍勾通，撲滅巴黎工人的武裝，出賣法蘭西的利益。

III

敬禮啊——蘇維埃聯邦

新的伊甸集

——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於是把他趕出去了……

——創世紀。

一 新的伊甸

「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用自己的堅固的意志之犁。
在神與惡魔的妬視之下，
十年，廿年，勞動在黑土上開花。
遍地是金果與自由的笑！

「生命的樹」不在天上，
牠已繁茂在人所自出之土，
爲了把守手創的伊甸，
人的始祖已知道在四周安設火劍——
不久，神與惡魔將被妬忌之火燒死，
普天下將充溢伊甸之歌。

二 人造雨

無數的雨噴射在黑色的水管上……
像無數的蒲公英開在暗綠的田地上……
把神像搗毀吧，扔在地上踐牠！

* 不要再讓牠用空虛的諾言來欺騙我們；
 我們不再向牠屈膝，
 也不再向牠訴說災難，
 我們已用自己的智慧，
 為我們的田地製造雨滴——

無數的雨噴射在黑色的水管上，
 像無數的蒲公英開在暗綠的田地上。

三 圓碟犁

牛被解放了。

土地不再聽到
 牲畜的呻吟
 和鞭打與叱罵的聲音；
 土地聽到的
 是鐵製的圓碟犁的
 輕捷而又齊勻，勤奮而又歡快，
 像秋夜瓜地裏的紡織娘一樣的歌聲……

圓碟犁滾轉在土地上，
 泥土在牠的後面翻起黑色的浪……

四 烏茲別克的葡萄園

烏茲別克葡萄園，
園中垂果如星星；
有女採摘笑盈唇——
初陽吻額露濕襟……

五 豐 衣

在遼闊的農場上，
閃耀着穿白襯衫的農婦們，
她們用擁抱情人的臂膊，
擁抱着一大捆一大捆的麥禾，
麥穗的手指撫弄她們的臉。
在青色的天空下，
她們從感激的微笑裏，
露出了白如珠粒的牙齒。

六 採棉女

——題烏茲別克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

把花包袱懸結在頸上
裝滿了的棉花像皂泡一樣溢出……
在耳邊拴上一朵白絮，
心裏的笑溢到嘴邊——
也像棉花般的明朗而柔軟……

七 療養院

像白色的航輪；
浮在青色的黑海上，
白色的契留斯金，
浮在鬱綠的山邊。

他們不僅驅趕了貧窮，
而且也戰勝了疾病；
他們已獲得了智慧，
幸福把握在他們手裏。

青色的海水，
躺在契留斯金的下面；
金色的太陽，
留在契留斯金的上面。

八 新的經典

用虔誠的手翻開牠，
用虔誠的眼睛看着牠，
用虔誠的嘴低誦牠，
用虔誠的心感激牠——
那幾個猶太的農民
默默地在閱讀着什麼呢？

他們閱讀的不是什麼「聖書」，
他們閱讀的是「土地永有法令」。

九 杜塔拉

老年的農夫坐在人叢裏，
撥動手指演奏他的「杜塔拉」，
他的眼睛在回憶裏凝神，
他的手指因往日而顫動，
他想起被凌侮的那些歲月，
他的弦音在緩慢裏流出了凄切，
把飢餓的痛苦與死亡的哀傷都抒出了，
又在沉洪的低音裏蘊藏着惱恨——
一個黃昏彈盡了一生的苦難，
最後才把弦音一轉彈出他的暮年：
夢的幸福與可感激的解放終於來臨，
每個日子播送出勞動勝利的歌聲，
於是，急速的弦音飛濺着歡快；
最後又用莊嚴的調子歌頌一個名字——
那名字是萬人的喜悅，宣言着正義，
那名字輝耀着光明，象徵一種不可侮的精神，
那名字是新的權力，必勝的旗幟，自由的呼聲。

（以上各詩，均係在參觀了「蘇聯農業展覽會，
照片展覽會」後所作。）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重慶。

敬 禮

我向你敬禮——美麗而嚴寒的露西亞：
深沉的思想和強烈的意志是你的伴侶，
崇高的信念和犧牲的精神是你的姊妹，
純潔的靈魂代替人類忍受着苦難，
匍匐在地面，吻着土地，爬過世界……

我向你敬禮——普式庚，萊芒托夫，
葉賽寧，瑪耶珂夫斯基的——
天才和詩人的生身之地：
豐富的智慧和無窮的靈感，
在森林和池沼的上面飛翔……

我向你敬禮——拉辛，蒲加且夫，
以及十二月黨的同志們的——
反叛者和革命者的故鄉：
廣闊的土地和連綿的山嶽，
培養了他們的勇敢與堅強；

✓ 我向你敬禮——偉大的蘇維埃聯邦：
無產階級艱辛創造的祖國，
新人類和平與幸福的樂園，
陽光撫愛着無邊的疆土，
黨風吹拂着鮮豔的紅旗；

我向你敬禮——綠海似的集體農場，
手持鋤刀的結實的少婦；
斑花的頭巾在麥浪裏含笑，
涅克拉梭夫所曾哀嘆的女人，
自由與愛情已擁抱了你們；

我向你敬禮——成林的烟突，
和明潔的廠房裏出來的快樂的工人；
你們爽朗地笑，勤奮地工作，
踐去了剝削，消滅了寄生者，
有力的臂腕成了新社會的主宰；

我向你敬禮——壯嚴的紅場，
肅穆的方正的列寧墓；
偉大的先知，行動的人，創世者；
寧靜地躺在透明的棺柩裏，
他的儀表輝映着理性的光彩；

✓ 我向你敬禮——克里姆林宮，
環抱在文件裏的斯大林；
你是革命的最忠實的舵手，
具有最大的愛和最明確的理智，
日夜勞瘁都爲了人類的解放；

伸手給我們啊——親愛的斯大林！

全世界愛正義的人們的心屬於你，
你的名字早已成了我們的安慰；
在你無比仁慈的注視之下，
我們已把天國的祈禱變成行動。

我向你敬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
我們聞到你土地的芬芳的氣息，
在我們的想望裏你的月亮特別圓，星特別亮，
你的水特別清，草特別綠，花特別香，
你向世界放射光明像永恒的太陽。

不幸今天你竟深陷在戰爭的火焰裏，
罪惡的製造者法西斯向你進攻，
希特勒的黨徒麤聚在莫斯科郊外，
驅使了百萬奴隸想把你擊敗，
好掠奪你的財富，宰割你的土地；

希特勒到那裏，那裏就成了墓地和屠場，
法西斯軍隊是一羣酗酒盜匪，
掠奪和姦淫是他們的狂歡，
焚燒和殺戮是他們的凱旋：
他們是人類尊嚴的永遠的仇敵。

但是，英勇的紅軍是不可欺侮的，
蘇維埃的兒女從沒有屈服的歷史，
他們的每個生命輝耀着一個信仰，

匪徒到什麼地方那地方就激起了抵抗，
如果要得到他必須交付幾千倍的代價。

我向你敬禮——偉大的紅軍和布爾塞維克黨：
你們的苦鬥和堅持是亙古未有的！
你們正在用自己的血肉阻塞敵人：
縱使希特勒傾注了他所有的力量，
也不能逃脫那最後的一次失敗。

而且，全世界勞動人民環護在你們週圍，
每個早晨和黃昏他們都在祝福你們的勝利
我們相信明年春天太陽溫暖了頓河，
你們將乘着溶雪的沖水把匪徒趕出境外，
西方的邊疆將重新翻颺着鮮豔的紅旗……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拖 住 牠

全世界的勞動人民
快拖住希特勒的尾巴
不准牠闖進莫斯科
讓蘇維埃的鐵錘
擊碎牠的前額

不要讓牠的脚
伸進神聖的紅場
不要讓牠的嗥鳴
驚擾列寧的靈魂

這污穢的畜生
莫斯科沒有埋葬牠的地方
擋住牠在到首都的大道上
用千萬倍的炮火
告訴牠「你已找錯了方向！」
全世界的勞動人民
快拖住希特勒的尾巴
讓紅軍的槍托
瞄準牠的前額擊死牠！

十月祝賀

我以被侵略國家的人民的熱情
慶賀這個光榮的歷史的紀念日——
從今天起社會主義不再只是美好的理想，
牠已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實現。
我慶賀創造蘇維埃聯邦的先進的勞動人民——
你們粉碎剝削制度的枷鎖，
摧毀了克倫斯基的反革命武裝。
把自己從奴隸的命運裏解救出來，
使人類的前途閃耀着光明。

趁這個光榮的日子我祝福——
我祝福蘇聯反抗侵略的勝利，
把兇手、搶劫者、強姦犯趕出國境；
祝福斯大林格勒永遠堅固如山嶺——
阻擋敵人的進攻屏障着莊嚴的首都；
莫斯科的鐵門早已碰碎了強盜希特勒的鼻子，
今天他又用窄小的腦壳來撞斯大林格勒的鋼牆。
我祝福風雪降臨俄羅斯大地，
嚴寒早些將敵人的陣營封凍；
我祝福每塊石頭都懷着仇恨，
在敵人的前面到處都是陷阱；
我祝福每個土坑都成了墳墓，
不讓德國人的腳走上高加索。

我一邊祝福一邊發出咒詛——
咒詛希特勒、戈貝爾、戈林，
以及一切法西斯土匪，
我咒詛他們一定要崩潰，
他們的血肥沃了頓河兩岸的田地，
連屍體也不能運回德國去！
我咒詛他們夾帶澈骨的仇恨——
因為他們把整個世界都投進了災難
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寬恕他們的罪行
他們也沒有一個人會逃脫應得的膺懲。
最後我祝福蘇聯人民的健康——
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努力加速敵人的滅亡；
我祝福領袖斯大林和紅軍元帥們健康——
你們今天正在為守衛國土掬盡心血，
全世界謀解放的人民的眼睛向你們翹望，
他們隨時都在準備着成為你們的後盾；
我再三祝福蘇維埃聯邦早早勝利——
只有你勝利了人類才能免除災難，
自由、和平與幸福才能得到保障。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

保衛斯大林格勒

後面是廣大的土地
有着豐富的糧食和煤油
保衛斯大林格勒
不讓希特勒走上高加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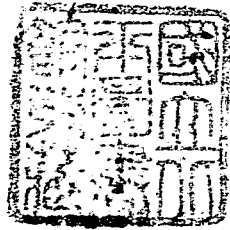
當心狗腿伸進來
刺刀瞄準那狗嘴
叫牠不要亂闖
這裏不是萊茵河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 ●

後 記

這個集子，作為一些相類似的作品的彙集，還有一首寫「反帝大同盟」的「會合」，因年代距離較遠，風格比較不統一，把牠抽掉了；一首「我們要戰爭呵——直到我們勝利了」，和一首寫希特勒壓迫捷克時，捷克準備抗戰的東西，都因找不到稿子，不能編進去了，在這裏一併附記一下，以為紀念。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S) 版再月一年六十三

反法西斯

著者 艾青

發行者 讀書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冊國幣 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M



42-0-00